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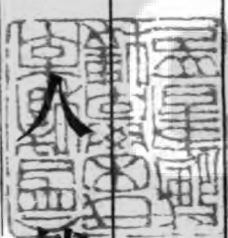
齊魯韓三家詩雖皆失傳而唐人經義及類書所載
 唯韓獨多其內傳亦僅見一二若外傳固未亾也漢
 本六篇隋志則析而爲十非有所增益也其得流傳至
 今者豈非以文辭贍逸爲人所愛玩故哉顧傳本雖多
 而譌脫亦往往相似吾友武進趙舍人億孫旣取數本
 校之又取其與諸書相出入者參互考證擇其是者從
 之其義得兩通則仍而不革慮其損真也又諸書所引
 亦尙有出於此書之外者復爲之博綜以繫於後蓋自
 有雕本以來至今日而譌者正脫者補閱者咸稱快焉
 余亟慇懃付梓公諸同好因綴數言於簡端夫詩有意

中之情亦有言外之旨讀詩者有因詩人之情而忽觸夫已之情亦有已之情本不同乎詩人之情而遠者忽近焉離者忽合焉詩無定形讀詩者亦無定解試觀公卿所贈答經傳所援引各有取義而不必盡合乎本旨則三百篇猶夫三千也外傳所稱亦曷有異哉善讀者融會而貫通之將孔子所謂告往知來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舉可於斯參觀焉爾中間或亦有里俗之言不盡歸典則者鑒別之明當自求之要其格言古訓之釐然有當者正多也然則此書蓋可以廢乎哉

乾隆五十五年端午日東里盧文昭序於龍城書院

校刻韓詩外傳序

內閣中書舍



趙懷玉



漢志韓詩內傳四卷外傳六卷故三十六卷說四十一卷隋志厘有內外傳內傳益以薛氏章句爲二十二卷外傳析爲十卷今內傳已佚閒散引於諸書嘗欲仿朱子之意寫爲一書卒卒苦未能就若外傳篇目合之隋志則固居然足本也自明以來屢有鈔本惟虞山毛氏較善而譌脫亦復不免既取數本參校其別見諸子與此相出入者亦疏證於下譌者正脫者補義得兩通者竝列焉蕪學望漏無以自信未敢示人也歲戊申餘姚

盧弓父先生來主吾郡講席洽聞舉遺日以表章周秦兩漢之書爲事丹黃讎勘一字弗苟過從之暇偶及是書先生出手定本見示嚴核博綜略無遺憾乃取向所參校者改竄而增益之於是未敢自信者藉可質之於世矣閒嘗思之當漢之盛燕趙閒好詩言詩者實由韓生毛公趙人其原未必不由韓氏鄭康成亦先通韓詩故注周禮禮記與箋詩頗異然則毛鄭固皆出於韓而人乃退韓而尊毛鄭隋唐之際韓詩尙存已無能傳之者厭故喜新數典忘祖蓋非一朝夕之故矣或曰是爲內傳言之至外傳則多雜說且不合經義子何好之深

也夫爲詩首忌固哉告往貴知來者三百之陳初無達詁一隅之舉可以例餘徒案迹而議性情是猶閉睫而欲觀天地之大也班書言嬰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後人顧訾其不合詩意何哉特是外之云者與內固殊大醇小疵所在而有雖大理之號偶誤漢官阿谷之辭或出後世要之觸類引伸不謬乎主文譎諫讀者苟知決擇以歸勸懲謂之引詩證事可也卽謂之引事明詩亦可也乾隆五十五年歲在庚戌夏五月

韓詩外傳舊序

始余年少讀韓詩外傳疑其爲先秦時文字及授詩爲
專門學聞有韓魯齊三家之詩遂求得之因考其說韓
詩燕韓嬰所作故號韓詩魯詩浮丘伯傳之魯申培公
故號魯詩齊詩轅固所傳故號齊詩或以國稱或以
氏傳齊詩魏代已亾魯詩亾於西晉而韓之傳又與齊
魯閒殊然歸一也漢藝文志韓詩三十六卷內傳四卷
外傳六卷說四十一卷隋經籍志韓詩二十二卷薛氏
章句唐藝文志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又外傳
十卷韓詩存而無傳者至唐猶在今存外傳十篇非韓

嬰傳詩之詳者遺說時見於他與毛說絕異茲固不暇論也然觀外傳雖非其解經之詳斷章取義要有合於孔門商賜言詩之旨況文辭清婉有先秦風學者安得不宗尚之海岱劉侯貞來守嘉禾聽政之暇因以其先君子節齋先生手鈔所藏諸書悉刊置郡庠期與四方之士共之顧其意與祕而不傳視爲己私者相去遠矣余聞後漢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因號薛氏章句今侯父子以韓詩相傳蓋慕薛氏之風而興起千載下者非果有得於韓氏源委其能然乎余旣獲重閱一過故著其說如此尙當舍余詩學侯詩也至正十五

年龍集乙未秋八月曲江錢惟善序

文之在世如風行水上變態無定惟載道者可貴也外此藝焉爾六經之文渾涵如天萬象森列不可尙已至孔孟繼六經而作其文廣大淵宏中間每取易詩書中之要語而推廣之闡幽微顯以盡其蘊則道從此出矣夫何韓嬰處乎漢孝文之世遭秦火絕學之餘迺能衍詩作傳命意布詞一倣孔孟之文凡諸詩言約旨遠者悉肆力極致上推天人之理下及萬物之情以盡其意文則嚴整簡古厲世範俗皆順於道宛然聖門家法豈漢世人物之所遽能邪然生在當時以詩名與魯申培

齊轅固二詩竝列於世亦嘗以易作傳授人今已不傳而其詩亦亾又因以慨歎天下之遺書於無窮也嗟乎韓生不見於經傳故世鮮聞今薛子汝修篤學嗜詩迺於先曾大父黃門公笥中得此書愛其文古而鈇諸梓以傳於世其用心不可嘉也乎濟南陳明撰

韓詩外傳漢志六卷隋唐志十卷

宋歐陽修曰韓嬰之書至唐猶在今其存者十篇而已漢志嬰書五十篇今但存其外傳非嬰傳詩之詳者而其遺詩時見於他書與毛之義絕異而人亦不信去聖既遠誦習各殊至於考風雅之正變以知王政之興衰其善惡美刺不可不察焉

晁公武曰漢志十篇內傳四外傳六隋止存外傳析十篇其及於經蓋寡而其遺說往往見於他書如逶迤郁夷之類其義與毛詩不同此稱外傳雖非解經之深者然文辭清婉有先秦風

洪邁曰漢藝文志有韓家詩經韓故內傳外傳韓說五書今惟存外傳十卷慶歷中將作監主簿李用章序之命工刊刻於杭

陳振孫曰外傳卷多於舊蓋多記雜說不專解詩不知果當時本書否也

王應麟曰荀卿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引之止云十子而無子思孟子愚謂荀卿非子思孟子蓋其門人如韓非李斯之流託其師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爲正

明薛應旂曰韓嬰外傳雖未盡能以意逆志而變動不居猶有古之遺焉

王世貞曰韓詩外傳雜記夫子之緒言與諸春秋戰國之說大抵引詩以證事而非引事以明詩故多浮泛不切牽合可笑之語蓋馳騁勝而說詩之旨微矣

董斯張曰世所傳韓詩外傳亦非全書文選李善注引外傳文云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得而數者萬數也又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皋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荆雞之卵藝文類聚引外傳文云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者陰極之數雪花曰霙雪雲曰同雲又曰自上而下曰雨雪又曰溱與洧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兩水之上招魂續魄拂

不祥也太平御覽引外傳文云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土膏歸於露髮歸於草佛典引外傳文云老筐爲萑老蒲爲葦今本皆無之

國朝四庫全書目錄云韓詩外傳雜引古事古語證以詩詞與經義不相比附所述多與周秦諸子相出入班固稱三家之詩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意或指此類歟

臧琳曰韓詩外傳隋唐志十卷今本同讀其書少次序又多雜見于呂覽淮南管荀大戴記說苑諸書考漢志本作六卷則今書非韓氏原編容或有後人分并且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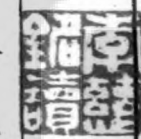
他書廁入者本傳稱孝文時爲博士武帝時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今讀其傳有曰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爲君子乎斯言也卽孟子性善之說也秦漢以來如毛公董生可爲見道之醇儒矣而性

善之說則俱未能言也愚謂孟子之後程朱以前知性善者韓君一人而已故特為表出之以就正于有道焉

江寧劉文奎鑄字

韓詩外傳卷第一

漢燕人韓嬰著



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橋褐趨時橋本或作矯古通用今從毛本通津草堂本當務為急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為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傳曰夫行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物不具一
禮不備守節貞理守死不往君子以為得婦道之宜
故舉而傳之揚而歌之以絕無道之求防汙道之行
乎詩曰雖速我訟亦不爾從

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

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列女辯通傳亦載之婦人作浣者下婦人俱作

處女抽觴以六字從毛本補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

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

思心潭潭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隧

隱曲之汜其水載清載濁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

婦人乎御覽七十四引作何問於婢子列女傳同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

奠然而棄之從舊作促案上文云迎是逆也此云從乃順也作從為是據御覽列女傳改

正流而挹之奠然而溢之坐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

授子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

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嚮子之言穆如清

風不悖我語和暢我心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

調其音婦人對曰吾野鄙之人也僻陋而無心五音

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列女傳有過賢

則賓四字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

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於此有絺綌五兩

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對曰客之行差

遲乖人客之人嗟然永久列女傳同分其資財棄之

野鄙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竊有狂夫守

之者矣列女傳作子不早命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

思毛本作息乃後人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孔叢子儒服篇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南

哀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說苑雜言篇作有智者壽乎

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

理飲食不節勞過者說苑作佚勞過度者病其殺之

家語同此似脫二字

居下而好干上嗜慾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其殺之少

以敵眾弱以侮強忿不量力者兵其殺之故有三死

而非命者自取之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符言

篇載老子之言略同

傳曰在天者莫明乎日月在地者莫明於胡本作乎水火在

人者莫明乎禮義故日月不高則所照不遠水火不

積則光炎同不博禮義不加乎國家則功名不白故

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降禮尊賢而王重

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而亾詩曰人

而無禮胡不遄死降禮疑是隆禮

君子有辯善之度

荀子脩身篇作扁善之度楊倞注引此併釋之云言君子有辯別善之法

即謂禮也

以治氣養性

荀子

則身後彭祖

脩身自強則名

配堯禹宐於時則達厄於窮則處信禮者也

荀子禮信是也

凡用心之術由禮則理達不由禮則悖亂飲食衣服

動靜居處由禮則和節

本皆作知節今依荀子文改

不由禮則塾

陷生疾

塾荀作觸

容貌態度進退趨步

舊作移步譌荀子作趨行則此乃趨

字誤為

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

本皆作由禮則夷國譌脫殊甚今依

荀子補正

荀云不由禮則夷固僻

故人無禮則不生

違庸眾而野楊注夷倨也固陋也

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寧王無禮則死亾無日矣

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傳曰不仁之至忽其親不忠之至倍其君不信之至欺

其友此三者聖王之所殺而不赦也詩曰人而無儀

不死何為

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

柳下惠不

證岑鼎呂氏春秋審己篇新序節士篇皆載之此所謂成其信也說苑立節篇作尾生此泥殺身而失之

者也尾生之信豈可與比干夷齊並論哉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

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為夫義之不

立名之不顯則士恥之故殺身以遂其行由是觀之

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

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存乎身名傳於世世說苑有後字與日月竝而不息不字脫依說苑補天不能殺

地不能生當桀紂之世不之能汚也然則非惡生而樂死也非此非字本缺依說苑增惡富貴好貧賤也由其理尊

貴及己而仕也不辭也此六字說苑作士不辭也仕與士古亦通用孔子

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富而不可求從

吾所好此九字本皆脫案無此則上下語意殊不完全今據說苑補入故阨窮而不

憫勞辱而不苟然後能有致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

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

新序節士篇作揉桑以為樞莊子寓言篇無揉字餘同上漏下溼匡坐而絃歌

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本皆脫車

字據莊子新序補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楮冠莊子作華冠

以樺皮為冠也黎莊子新序皆作藜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

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

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

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

之匿莊子新序作隱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為之也子

貢逡巡面有慙色不辭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

頌而反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

侯不得而友也故養身者忘家養志者忘身身且不
愛孰能忝之新序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
匪席不可卷也

傳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備乎道術必有由也雖不能

盡乎美善善本諱作著案大戴哀公問五義作雖不
能盡善盡美家語五儀解作遂不能備百

善之美作必有處也言不務多務審所行而已行既

已尊之言既已由之若肌膚性命之不可易也詩曰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傳曰君子潔其身而同者合焉善其音而類者應焉馬

鳴而馬應之牛鳴而牛應之非知也知本或
作和非其勢然

也故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莫能以己之皜

皜容人之混汚然荀子不苟篇作其誰能以己之漹
漹受人之域域者哉楊倞注漹漹

明察之貌詩曰我心匪鑑不可以茹

荆伐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脩之孔子過而不式子

貢執轡而問說苑立節篇
作子路問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

式今陳之脩門者眾矣夫子不為式何也孔子曰國

亾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爭非忠也亾而不死非勇

也脩門者雖眾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弗式也詩曰憂

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何足禮哉

傳曰喜名者必多怨好與者必多辱唯滅跡於人能隨

天地自然為能勝理而無愛名名興則道不用道行則人無位矣夫利為害本而福為禍先唯不求利者為無害不求福者為無禍詩曰不伎不求何用不臧傳曰聰者自聞明者自見聰明則仁愛著而廉恥分矣故非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故智者不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也詩曰本亦作云不伎不求何用不臧

傳曰安命養性者不待積委而富名號傳乎世者不待勢位而顯德義暢乎中而無外求也信哉賢者之不以天下為名利者也詩曰不伎不求何用不臧

古者天子左五鐘將出則撞黃鐘而右五鐘皆應之馬鳴中律駕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行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太師奏升車之樂告出也入則撞蕤賓以治容貌容貌得則顏色齊顏色齊則肌膚安蕤賓有聲鵠震馬鳴及僕介之蟲無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升堂之樂即席告入也此言音樂相和物類相感同聲相應之義也詩云鐘鼓樂之此之謂也

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樹木欲茂霜露不使使上本皆衍凋字說苑建本篇作不使今據刪賢士欲成其名說苑作賢

者欲二親不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說苑以為子路之言家語

致思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此之謂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與知而不學可無憂

與學而不行可無憂與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惓惓

魯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也季孫聞之曰公甫文伯之

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對曰昔是

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

不與家珍御覽四百四十一與作以又此下有且病

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淚者御覽淚死之日

宮女纒經而從者十人謂從死也孔叢記義篇謂內人從死者二人案檀弓止謂

內人皆行哭失聲至魯語則載敬姜先戒其此不足

妾以無洵涕無搢膺云云則必無殉死之事

於士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詩曰乃如之

人兮德音無良

傳曰天地有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

矣時得則治時失則亂故人生而不具者五日無見

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三月微的大戴本

徹玉篇音徒賢徒涓二切今大而後能見八月生

齒舊本作七月而生齒案下文是八月此亦當而後

能食暮年鬻就大戴說苑而後能行三年腦合說苑

合大戴作瞎合瞎為目童子精似不當言而後能言

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陽相反，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齠齒，十六而精化，小通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齠齒，十四而精化，小通。是故陽以陰變，陰以陽變。故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亂化。舊脫亂字，據說苑補。是以年壽亟夭而性不長也。詩曰：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氣闐溢而後傷時。說苑有之字。不可過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文選注：凡六引皆作躊躇，唯鸚鵡賦注與此同。順賦：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

說苑有之字。辭也是故稱之曰月也。說苑作甚焉，故稱日月也。

楚白公之難有莊之善者。莊本皆作仕，譌新序義勇篇作莊善無之字，渚宮舊事注

云新序作莊義之恐誤。辭其母將死，君其母曰：棄母而死，君可

乎？曰：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之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請往死之比至朝，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何不反也？曰：懼吾私也。死君吾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死之。君子聞之曰：好義哉！必濟矣。夫詩云：深則厲，淺則揭，此之謂也。

晉靈公之時，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而救之。靈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宣子曰：不然。夫大者天地其

次君臣所以為順也。今殺其君所以反天地逆人道也。天必加災焉。晉為盟主而不救，天罰懼及矣。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而況國君乎？於是靈公乃興師而從之。興本皆譌與今案文義改宋人聞之，儼然感說。而晉國曰：昌何則？以其誅逆存順。詩云：程本作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趙宣子之謂也。

傳曰：水濁則魚噁。淮南繆稱訓作噁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崩岸。

峭則陂。淮南作岸峭者必陀高注云峭峭也陀落也故吳起峭刑而車裂。

峭刑淮南作刻削商鞅峻法而支解，治國者譬若乎張琴然。

淮南琴作瑟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急轡銜者。銜淮南作

數策二字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

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削名，過其實者損情。行合

名。淮南削作損損作蔽下云情行合而名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

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故惟其無為能

長生久視而無累於物矣。

傳曰：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應對言語者所以說耳

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容貌得

則民之目說矣。言語遜應對給則民之耳說矣。就仁

去不仁，則民之心說矣。三者存乎身，雖不在位，謂之

素行。故中心存善而日新之，則獨居而樂德，充而形

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仁道有四。礫為下有聖。仁者有智。仁者有德。仁者有礫。

仁者以自厲為仁者上知天。能用其時。下知地。能用

其財。中知人。能安樂之。是聖。仁者也。上亦知天。能用

其時。下知地。能用其財。中知人。能使人肆之。是智。仁

者也。寬而容眾。百姓信之。道所以至。弗辱以時。是德

仁者也。廉潔直方。疾亂不治。惡邪不匡。雖居鄉里。若

坐塗炭。命入朝廷。如赴湯火。非其民不使。非其食弗

嘗。疾亂世而輕死。弗顧弟兄。以法度之比於不祥。是

礫仁者也。此下舊本別提行。今案文義連之。傳曰山銳則不高。水徑

則不深。仁礫則其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人不祥。

是伯夷、叔齊、卞隨、介子推、原憲、鮑焦、袁旌、日申、徒狄

之行也。其所受天命之度。適至是而亾。弗能改也。雖

枯槁弗捨也。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礫

仁雖下。然聖人不廢者。匡民隱括有在。是中者也。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

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也。民之父母也。今為濡足之

故。濡足本譌作儒。雅據新序節士篇改正。御覽六十一同。初學記引作今以濡足之故。不救溺

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昔舊本脫今據初學記御覽補。桀殺關龍

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亾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而

滅其國故亾國殘家非無聖智也不用故也遂抱石

而沈於河新序初學記御覽抱石皆作負石史記鄒陽傳索隱引新序作遂抱甕自沈于河

君子聞之曰廉矣如仁歟則吾未之見也詩曰天實

爲之謂之何哉

鮑焦衣弊膚見挈畚持蔬御覽四百二十六作採蔬新序節士篇作將蔬下同遇

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也鮑焦曰天下

之遺德教者眾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

己知而行之不已者是爽行也本脫是字據新序御覽補上不已

用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爽廉毀然且弗舍惑

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

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汙其君而履其土此十字本闕據新序

補非其世而持其蔬詩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

之有哉之有本或誤倒鮑焦曰於戲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

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蔬而立槁於洛水之上

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

行礪者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爲人不祥鮑焦可

謂不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於是矣詩云亦已焉哉

句見詩攷新序無亦字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昔者周道之盛邵伯在朝有司請營邵以居邵伯曰嗟

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

出而就蒸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邵伯暴處
 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
 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賦繁
 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邵伯之所休息
 樹下美而歌之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芟
 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第一

韓詩外傳卷第二

楚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曰盡此而不剋將去而歸於

是使司馬子反乘闔

舊作闔譌案本堙字借用闔堙距堙上城具見公羊宣十五年

傳闔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乘闔而應之子反曰子之

國何若矣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枌骸而爨之子

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圍者之國箝馬而秣之使

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

之困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困則幸之吾望見吾子似

於君子是以情也子反曰諾子其勉之矣吾軍有七

日糧爾揖而去子反告莊王莊王曰若何子反曰憊

矣。易子而食之，枵骸而爨之。莊王曰：「嘻，甚矣！憊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不可。吾已告之矣。』」曰：「軍亦有七日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視之。』」子曷為而告之？子反曰：「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何似當以楚國而無乎？吾是以告之也。」莊王曰：「雖然，吾下舊有子字，衍今刪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王請處此，臣請歸耳。』」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乎？此吾將從子而歸，遂師而歸。」公羊作引師而去之，此遂

下似脫一引字君子善其平己也。華元以誠告子反，得以解圍。全二國之命。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善其以誠相告也。

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泣涕。其偶曰：「何謂？」為通

而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御覽四百六十九引作是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為泣也？」嬰曰：「吾聞之，異乎子之言也。昔者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驟吾園。」廣韻：驟，馬土浴也。涉，扇切。而食吾園之葵。是歲，吾聞園人叻利之半。越王句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吳也。兄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禍與福相及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乎？詩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是非類與乎？」此與列女傳所

載魯漆室女事略相近彼憂魯君老太子幼較近情理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為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我本或從毛改爾不臧我思不遠今孟子外書為正篇載之嫁娶無娶字怠作舛挾其變下無權字此衛女不知是詩何篇所引載馳不可謂即指此

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

無飢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飢倦也樊

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歟中國之士歟莊

王曰則沈令尹也則即古通用新序一列女傳賢明篇皆載此事沈令尹俱作虞邱子

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得疑當有

字於王尚湯沐執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然妾未

嘗不遣人之梁鄭之間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與妾

同列者十人列女傳作七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

之寵哉不敢私願蔽眾美欲王之多見則娛列女傳作欲王

多見知人能也似勝此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新序作數十年列女傳作十餘

年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為忠賢乎莊王

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
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曰
楚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樊
姬之謂也

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
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
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瑳以孝外為之陳王法
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旃裘本或作
裘旃相隨心又樂
之二者相攻胷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
子之教淺深又賴二三子切瑳而進之內明於去就

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

御覽
三百

八十八引

是以有芻豢之色詩曰如切如瑳如琢如

磨

尸子所載略同韓非喻老篇云曾
子見子夏曰何肥也云云語略同

傳曰雩而雨者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星墜木

鳴國人皆恐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

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薄蝕怪星之黨

見

此條見荀子天論篇楊倞注云
黨見頻見也言如朋黨之多

風雨之不時是無

世而不常有也上明政平是雖竝至無傷也上闇政

險是雖無一無益也夫萬物之有災人妖最可畏也

曰何謂人妖曰枯耕傷稼枯耘傷歲

荀子作耜耕傷
稼耘耨失歲此

枯與楛同謂鹵莽滅裂也傷歲謂無年義與荀異

政險失民田穢稼惡糴貴

民飢道有死人寇賊竝起上下乖離鄰人相暴對門

相盜禮義不脩一作循荀作脩牛馬相生六畜作妖臣下殺

上殺讀曰弑父子相疑是謂人妖荀重一妖字是生於亂傳曰

天地之災隱而廢也荀無此二句萬物之怪書不說也無

用之變荀作辯不急之災荀作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

義父子之親男女之別切瑳而不舍詩曰如切如瑳

如琢如磨

孔子曰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兵身惡勞教之

以恭好辯論而畏懼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聲教之

以義易曰艮其限列其臍黃同危薰心詩曰吁嗟女兮

無與士耽皆防邪禁佚調和心志

高牆豐上激下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至則崩必先矣

草木根芟淺未必撼也飄風興暴雨墜則撼必先矣

李善注文選陶徵士誄芟作核墜作隧古皆通君子居是邦也不崇仁義尊

其賢臣以理萬物未必亾也一旦有非常之變諸侯

交爭人趨車馳迫然禍至乃始憂愁本或作愁乾喉焦

脣仰天而嘆庶幾乎望其安也不亦晚乎孔子曰不

慎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詩曰憖其泣矣

何嗟及矣說苑建本篇亦載之

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貫而佩之一曰無內疎而外親

荀子法行篇作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意亦相同楊注引家語不比於親而比於疎案今家語賢君篇作不比於數以為夫子告顏淵之辭非也下亦不同荀子與此同二曰身不善而怨

他人三曰患至而後呼天子貢曰何也曾子曰內疎

而外親不亦反乎荀子反與下句遠互易身不善而怨他人不

亦遠乎患至而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愀其泣矣何

嗟及矣

夫霜雪雨露殺生萬物者也天無事焉猶之貴天也執

法厭文治官治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之尊君也

夫闢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疏河者禹也聽獄執中

者皋陶也然而聖后者堯也故有道以御之身雖無

能也必使能者為己用也無道以御之彼雖多能猶

將無益於存亡矣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貴能御

也

傳曰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

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如使馬能言

彼將必曰樂哉今日之騶也至於顏淪少衰矣馬知

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其正而敬其

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其人之使我也至於

顏夷而衰矣馬知後有輿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

馬親其正而畏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騶來。女不騶。彼將殺女。故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此之謂也。

顏淵侍坐魯定公于臺

荀子哀公篇新序雜事五家語顏回篇竝載此事

東野

畢御馬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矣。定公不說。以告左右曰。聞君子不譖人。君子亦譖人乎。顏淵退。俄而廢人以東野畢馬敗聞矣。定公揭席而起。新序作躡席疑此揭本作躡乃躡字之俗體曰。趣駕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鄉寡人曰。善哉。東野

畢之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然則馬將佚矣。不識吾

子何以知之。

何以一本作以何

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

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極其

馬。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也。

一本無也字荀子有

今東野

畢之上車。執轡銜體正矣。

新序銜作御

周旋步驟。朝禮畢

矣。

言盡朝禮之儀

歷險致遠。馬力殫矣。然猶策之不已。所以

知佚也。定公曰。善可少進。顏淵曰。獸窮則齧。

荀子家語作攫

新序作觸

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窮其下能不危

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

定公曰。寡人之過矣。

本亦作也新序同

崔杼弑莊公合士大夫盟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指

不至血者死

本譌作指血至者死據晏子春秋雜上篇新序義勇篇改正呂氏春秋知分篇

所載不盡同

所殺者十餘人次及晏子晏子

舊本不重今補奉杯

血仰天而嘆曰惡乎崔杼將為無道而殺其君於是

盟者皆視足

非作之

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吾將與子

分國子不與我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鉤之吾願

子之圖之也晏子曰吾聞留

晏子新序作回

以利而倍其君

新序有者字

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曰莫

莫葛藟延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其可回矣

直兵推之曲兵鉤之嬰不之革也崔杼曰舍晏子晏

子起而出援綏而乘其僕

呂覽新序有將字

馳晏子撫其手

曰麋鹿在山林其命在庖廚命有所懸安在疾驅安

行成節然後去之詩曰羔裘如濡恂直且俟彼己之

子舍命不偷晏子之謂也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

史記循吏傳新序節士篇所載同呂氏春秋高義篇作石渚渚宮舊

事其為人也公正

舊脫正字據御覽四百三十八補

而好直王使為

理於是道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

舊脫其字從御覽增

還反於廷曰殺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

行君法非忠也弛罪廢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遂

伏斧鑕曰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

事矣石奢曰不然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
也以死罪生不廉也君欲赦之上之惠也臣不能失
法不能新序作不敢下之義也遂不去鈇鑕刎頸而死乎廷

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石先生乎孔子曰子為父隱
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石
先生之謂也

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不直人善廢而不

悒悒蘧伯玉之行也見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故為人父者則願

以為子為人子者則願以為父為人君者則願以為

臣為人臣者則願以為君名昭諸侯天下願焉詩曰

彼己之子邦之彥兮此君子之行也

傳曰孔子遭齊程本子於郊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閒

初學記引顧子路曰由來取二字本脫束帛此下衍

作甚說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思篇皆無初學記亦無今據刪

有閒又顧謂曰取舊脫謂束帛以贈先生子路率爾

說苑作而對曰昔者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

見此語譌御覽四百二作士不中間而女無媒而嫁

者君子不行也御覽作非君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

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青陽宛兮青本皆作清

引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且夫齊程本子天下之賢士

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君子有主善之心而無勝人之色德足以君天下而無驕肆之容行足以及後世而不以一言非人之不善故曰君子盛德而卑虛己以受人旁行不流應物而不窮雖在下位民願戴之雖欲無尊得乎哉詩曰彼己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君子易和而難狎也易懼而不可劫也畏患而不避義死好利而不為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辯而不亂盪盪乎其易不可失也礫一作乎其廉而不劓也盪盪溫乎其

仁厚之光大也

光一本作寬

超乎其有以殊於世也詩曰

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為天子欲以為三公商容辭曰吾常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遂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餐遠矣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商先生之謂也

晉文侯使李離為理

本作為大理據御覽二百三十一引無

過聽殺人自

拘於廷請死於君君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

罪非子之罪也李離對曰臣居官為長不與下吏讓位受祿為多祿本作爵史記循吏傳新序節士篇俱是祿字今從之不與下吏

分利今過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聞也不受命

君曰子子字舊脫今補自以為罪則寡人亦有罪矣李離曰

法失則刑御覽又有刑失則死君以臣為能聽微決

疑故使臣為理今過聽殺人臣之罪當死舊脫臣字誤重一罪

字今刪補君曰棄位委官伏法亡國疑是非所望也趣出

無憂寡人之心李離對曰政亂國危君之憂也軍敗

卒亂將之憂也夫無能以事君闇行以臨官是無功

以食祿也臣不能以虛自誣遂伏劍而死君子聞之

曰忠矣乎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李先生之謂也

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者齎金

百鎰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先生治河南

列女賢明傳作淮南是下同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辭而去

妻從市而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

外車軼與轍同莊子人間世螳螂怒臂以當車軼釋文音轍戰國齊策主者循軼之途也高誘注

軼途轍之道也何其深也接輿曰今者王使使者齎金百鎰

欲使我治河南其妻曰豈許之乎曰未也妻曰君使

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甑

妻戴紕器紕毛本譌經一本作織變易姓字莫知其

所之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接輿之妻是也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新序節士篇引詩郊與此相同毛本改爰得我所

昔者桀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而牛飲者三千新序刺奢

篇作一鼓而牛飲者羣臣皆相持而歌新序有江水

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於亳亳亦大矣毛本作兮

尚書殷傳又曰樂兮樂兮四牡驕兮驕疑六轡沃兮

去不善而從善而從本皆作兮案不善韻不協不當為句今從新序改大傳作去不善而

就何不樂兮伊尹知大命之將至林本作舉觴造桀

曰君王不聽臣言大命至矣亾無日矣桀拍然而抃

嗑然而笑嗑然大傳新序作啞然曰子又妖言矣吾有天下猶

天之有日也日有亾乎日亾吾亦亾也於是伊尹接

履而趨遂適於湯湯以為相可謂適彼樂土爰得其所

矣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

伊尹去夏入殷田饒去魯適燕介子推去晉入山田饒

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哀公曰臣將去君黃鵠

舉矣哀公曰何謂也曰君獨不見夫鷄乎首戴冠者

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得食相告

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鷄有此五德君猶日瀾而食

之者何也則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

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黍梁

文選辯命論注引作稻梁

無此五

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也

本作矣文選注引作也

臣將

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止吾將書子言也田饒曰臣

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陰其樹者不折其枝有臣不

用何書其言遂去之燕燕立以為相三年燕政大平

國無盜賊哀公喟然太息為之辟寢三月減損上服

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云逝將去汝適

彼樂國適彼樂國爰得我直

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

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

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

勞人謂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

官理任其數而已巫馬期則不然乎弊性事情

本皆作然

事情譎今從說苑政理篇改呂氏春秋察賢篇作弊生事精

勞力教詔

說苑作勞

氏作勞手足煩教詔

雖治猶未至也詩日子有衣裳弗曳弗婁

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不能恬貧窮而曰我

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廷七日七夜哭

不絕聲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得行此比干且死而

諫愈忠伯夷叔齊餓于首陽而志益彰不輕死也焉

能行此會子褐衣縕緒與著音義同未嘗完也糲米之食

未嘗飽也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焉能行此夫

士欲立身行道無顧難易然後能行之欲行義白名

說苑立節篇作著名著猶白也本或作徇名無顧利害然後能行之說苑作成

之詩曰彼己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身行之君子

非良本或作良非誤也說苑作非良篤修激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

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

脂車百乘脂車本皆作指車御覽四百七十二引作枝車皆不可曉觴於韞丘之

上子路與當作語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

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

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闕音增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之

夫子勇士不怠喪其元志士仁人不怠在溝壑子不

知子與試子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慚此下本有負故字衍

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為偕出而先返也子路曰向

也由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

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由謂巫馬期曰使子無

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

夫子子為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闕然投鎌於

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怠喪其元志士仁人不

怠在溝壑子不知子與試子與意者其志與由也心

慚故先負薪歸。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鴟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予，道不行，邪？使汝願者。

孔子曰：士有五有：執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者，

有心智惠者，有貌美好者。

此下本皆衍一有字，或讀首士有五有為句，以下五

有字皆為句，細審似非是。

執尊貴者，不以愛民行義理而反以暴

敖家富厚者，不以振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

勇悍者，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陵私鬪。心智惠者

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姦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

泄民而反以蠱女從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者。

也。詩曰：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上之人所遇色為先，聲音次之。事行為後，故望而宐為

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發而安中者，言也。久

而可觀者，行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假

言而知宐為人君者，詩曰：顏如渥赭，其君也哉。

子夏讀書已畢。

讀書本皆作讀，詩案尚書大傳略說孔叢論書篇皆是讀書，此下所論亦是書。

其作詩者疑後人習讀論語，因妄改此。今據二書以復其舊。

夫子問曰：爾亦可言

於書矣。

可言毛本作何大大傳

子夏對曰：書之於事

也。

兩書於皆作論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

錯行。

燎燎兩書皆作離離

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

所受於夫子者志之於心此上十字本皆脫據大傳補大傳闕者字據藝文類聚引補孔叢作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不敢忘雖居蓬戶之

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

可發憤忘食矣大傳作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中作壤室編蓬戶尚彈琴其中以

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恍慨忘己貧賤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而忽不知憂患與死也今本大傳窮

居作巖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

飢程本胡本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殆可以言書

已矣殆本皆作始譌據大傳孔叢改然子以當作見

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孔

子曰闕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

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已大傳入其中前有高岸

後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蓋

謂精微者也

傳曰國無道則飄風厲疾暴雨折木陰陽錯氛夏寒冬

溫春熱秋榮日月無光星辰錯行民多疾病國多不

祥羣生不壽而五穀不登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

平羣生遂萬物寧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驅馬舒其

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曰匪風發兮匪車揭

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夫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強則務之以調和智慮潛深

則一之以易諒勇毅強果則輔之以道術齊給便捷
荀子修身篇此句下有狹隘 則安之以靜退
編小則廓之以廣大二句 卑攝貧

利則抗之以高志容眾好散
荀作庸眾駑散 則劫之以師友

怠慢標棄則慰之以禍災
標棄猶今人言拋棄荀子標作標注引方言楚謂相

輕薄為標又慰作炤 愿婉端慤則合之以禮樂凡治氣養心之

術莫徑由禮莫優得師莫慎一好
以上荀子文略同 好一則

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乎一也

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家有千金之玉不知治

猶之貧也良工宰之則富及子孫君子學之則為國

用故動則安百姓議則延民命詩曰淑人君子正是

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

樂思嗣親也
禮記曾子問文 是故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郊特牲文

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
曾子問文 厥明見舅姑舅姑降於

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
郊特牲文又昏義云以著代也舊本婦降誤作

婦升今據禮記兩篇改正 憂思三日三月不殺孝子之情也故禮

者因人情為文詩曰親結其縞九十其儀言多儀也

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情性而治道畢矣原天命則

不惑禍福不惑禍福則動靜修治心術則不妄喜怒

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理好惡則不貪無用不貪無用則不害物性適情性則不過欲不過欲則養性知足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諸己而存矣夫人者說人者也形而爲仁義動而爲法則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韓詩外傳卷第二



